

悬疑大师林和平巅峰之作
中国IQ值最高的推理悬疑小说

林和平 张梅焯 著

血色迷雾

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



万卷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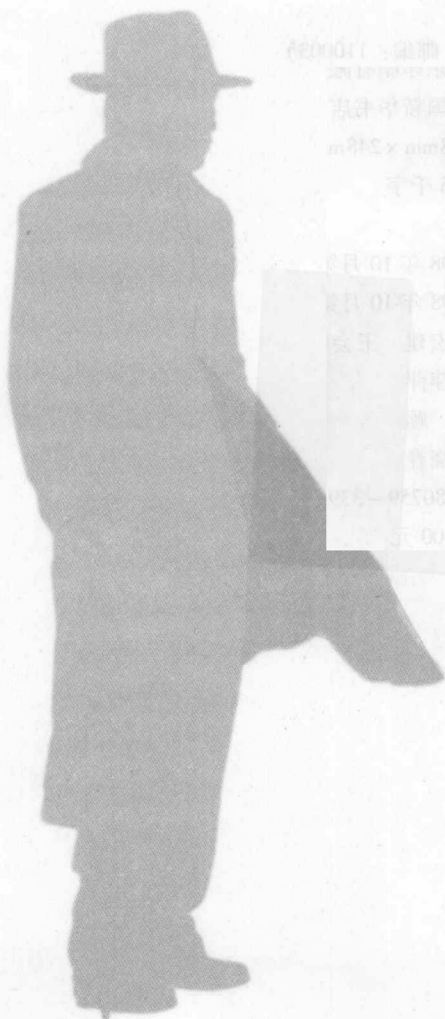
悬疑大师林和平巅峰之作
中国IQ值最高的推理悬疑小说

◎ 林和平 著 2008

林和平 张梅焯 著

血色迷雾

同名电视剧即将热播



万卷出版公司

林和平、张梅焯著
血色迷雾

© 林和平, 张梅焯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色迷雾/林和平, 张梅焯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8. 10

ISBN 978-7-80759-339-3

I. 血… II. ①林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39314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48mm

字数: 356千字

印张: 20

出版时间: 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宏建 王会鹏

装帧设计: 刘萍萍

责任校对: 杨顺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ISBN 978-7-80759-339-3

定 价: 2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386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第一章

1925年，中国，江南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笼罩着一层氤氲的雾气。石拱桥倾斜在清澈的水面，远处的小船悠然驶向远方。河两侧，一排排老房子上精致的木刻花纹，让梧桐县这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散发着浓浓的江南风韵。

中心的一条大街上，一排排整齐高大的法国梧桐从容地伫立着。忽然传来一阵阵叫嚷声，“散开，散开！”一辆豪华的轿马车前后跟着四个随从奔跑过来。见此情形，街上的行人纷纷躲闪着。

邢老爷坐在马车里，抽着大烟袋，在想心事。

一家麻将馆里，十几桌麻将搓得稀里哗啦，天翻地覆地热闹。跑堂的在给客人们递水，送毛巾。

一张牌桌上，一个人打出一张牌，叫道：“三饼！”

邢家二少爷邢子坤叼着烟卷，问：“有没有碰的？没有碰的我摸牌了！”

他摸了一张牌，慢慢提到自己眼睛跟前看。其他三个人紧张地看着他，旁边看热闹的人也都注视着。他。

二少爷突然把那张牌往桌子上一摔：“大满贯！”随之推倒了自己跟前的牌。

众人看着他面前的牌惊呼：“我的天……”

二少爷开始洗牌，众人推倒了牌跟着洗。二少爷看看大家，眼里满是得意：“还敢玩呀，不怕我赢死你们！”

邢老爷家上房大厅，房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三太太从外面进来。大太太和二太太已经坐在屋子里，两个人闭着眼睛正在打坐诵经，手里捻着佛珠。

三太太问：“大姐，有什么事呀，叫我们到这里来？”

大太太眼睛也不睁地说：“坐吧，老爷回来了你问他！”

三太太坐了下来，看着两个闭着眼睛诵经的女人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那辆轿马车在一个灰墙大院前停下，宅门紧闭，门口卧着两只石狮子。门正中挂着匾，上书两个遒劲的金色大字“邢宅”。

一个随从往大门里喊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

管家邱老四从大门里出来，上前掀开马车轿帘子，弯腰去扶邢老爷从轿马车上下来。邢老爷手里端着一根长烟袋，很威严，但脸上洋溢着喜气。

邱老四毕恭毕敬地问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

邢老爷进了院子，朝上房走去，邱老四跟在后面说：“老爷，几位太太都在上房等您呢，我把话都传到了，说您找她们有事商量。”

邢老爷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走上台阶，邱老四抢前几步推开了上房的房门：“老爷到！”邢老爷进了上房的大厅里，坐在屋子里的三位太太都站起来请安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

邢老爷坐到宽大的红木圈椅上，看了三位太太一眼：“你们都坐下吧！”三位太太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

邢老爷抽着大烟袋，问道：“二少爷呢，二少爷怎么没来呀？”

大太太答：“回老爷，二少爷早上就去了麻将馆，我已经派下人去叫他了。”

“噢。麻将馆最近生意不错，这二小子还挺能干的！”邢老爷夸赞着。

说话间，房门开了，二少爷邢子坤从外面进来：“爹，找我回来有什么事呀？哟，大家伙都在这呀，看来事情挺重要呀？”

邢老爷指指椅子，叫二少爷坐下。邢老爷出了远门刚回家，就把太太少爷召集到上房来，肯定是有事要商议。可到底是什么事呢？邢老爷今天兴致很高，他表示暂时先不说出原由，让大家猜一猜，看看谁能猜得准？

听了老爷的话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“老大，你猜不出来呀？”邢老爷让大太太先猜。

大太太答道：“老爷，看您这么高兴，我猜，前几天你出了趟门，是不是生意上又赚到了大钱？财源滚滚吧？”

“财源滚滚是肯定的了！都是家里人，我跟你们说几句私密的话吧。前几天，我到上海去见孙传芳孙大帅，我要和他合作做一笔买卖，孙大帅同意了，将来买卖做成了，那我就不是本县最大的财东了，我就是江浙一带最大的财东了！孙大帅是兵王，我就是钱王了！”

钱王？大家听了邢老爷的话都很震惊，只有二少爷开口问：“爹，什么买卖？”

邢老爷眯眼一下，情绪沉下来，抽了一口烟：“什么买卖你就别问了，刚才我和大伙说的话，都不要出去说，说早了要遭杀身之祸，都给我记住了，谁也不准出去说！”

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寻常，纷纷说记住了。

邢老爷转过头看看二太太：“老二，老大只猜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，你来猜猜吧？”

“那好，那我就猜了呀！这另一半嘛，老爷是不是要当县长了？男人就两件大事嘛，升官发财呀，大太太猜的是发财，我就猜升官，我估计呀，没准我能崩正喽！”

“你呀，还真就没崩正，你这叫一屁崩歪了！”邢老爷笑着摇头，大家全都哈哈大笑。

这时，三太太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她看看邢老爷，又看看二太太，说道：“二姐，有句话你可没说对，男人就两件大事吗？恐怕不是吧，男人三件大事，升官发财娶老婆，男人永远不怕钱多，不怕官大，不怕女人多！”

三太太说了一半儿，突然停下来，大家有些不解，都等着三太太继续说下去。

二少爷接过话茬说：“爹，三姨娘的话我听懂了，您是不是又要讨小呀，给我弄个四姨娘回来？我猜对了吧？”

邢老爷大笑：“还是我二小子聪明！”

二太太有点意外，看了大太太一眼，大太太没言语，三太太则哼了一声。

“我找人算了，算命的说我邢万善阳气太盛，需弄些阴气压压，要不然阴阳不平衡，身体容易得病，家里还容易着火！还说我这辈子三妻一妾，这三个老婆我是有了，可一妾我还没讨到手呢。刚才我出去，去了万隆米栈，佟老板两口子给我领来了一个，我看了，模样还不错，是佟老板的外甥女，我想把她娶了，你们大家看怎么样，有没有不乐意的？”邢老爷心里已经决定了，但似乎又在征求大家的意见。

众人沉默着。

邢老爷环视一周：“怎么，都不乐意呀？”

大太太勉强笑笑：“老爷想做的事情，我们哪能不乐意呀，乐意！”

二太太附和着大太太：“乐意乐意，又多了一个姐妹，家里边热闹！”

三太太脸色不悦：“老爷，别说你娶一个回来，您就是再娶八个回来，我们都乐意，乐意呀！你看大姐二姐乐的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！”

邢老爷看着三太太：“小三我看你是言不由衷呀！”

“不是，爹，我三姨娘的意思是，你娶得女人越多，咱们邢家越兴旺，这是好事呀，她能不乐意吗，是不是三姨娘？”二少爷意味深长地朝三太太眨了眨眼。

房门开了，管家邱老四进来报告说，佟老板两口子正在门口等候。邢老爷叫邱老四把他们请进来。

佟老板两口子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进上房，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年轻的姑

娘身上，这位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她微微低头，含羞而立。

佟老板先是朝众人作了一个揖：“各位太太，二少爷，这是我的外甥女，以后她就是你们邢家的人了，她岁数小，不懂事，还望各位日后多多包涵！”

佟老板老婆也在一旁行礼：“包涵包涵！”

邢老爷笑眯眯地看着那个姑娘：“小姑娘，说说，叫什么名，多大岁数了，家住什么地方！”

姑娘抬起头：“我叫紫玉，今年二十四岁，家住芜湖……”

邢老爷一脸笑意的点点头，然后问众人怎么样啊？众人都说好，只有三太太一直冷眼相观不说话。邢老爷高兴地哈哈大笑，决定明天就和紫玉拜堂成亲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邢家大院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目光所到之处红彤彤一片，撩人的眼。鼓乐手们卖力地吹奏着喜庆的乐曲，各路客人们拎着礼品纷纷登门。邱老四和二少爷在门口迎着，院内摆了两张桌子，专门登记、查收礼品。

邢老爷一向交游广阔，除了生意人之外，还有很多政客要人也前来捧场。

二少爷看见两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走过来，连忙作揖招呼着：“哎呀，郑局长、黄局长，二位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，不胜荣幸呀！”

郑局长、黄局长回礼：“客气客气！”

黄德彪打趣道：“二少爷，你的喜酒没吃着，老爷子喜酒吃了好几顿了！什么时候吃你的呀！”

二少爷嘿嘿一笑：“快了快了，地瓜长胡子的时候吃我喜酒！”

郑局长拍拍二少爷的肩：“二少爷真乃豁达之人呀！”

“不豁达怎么办呀！请请，二位局长里面请！”

二位局长笑着往里走去。这时，一个穿着和服，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走过来。二少爷恭敬地招呼着：“哟，大日本老板马太一郎先生驾到，欢迎欢迎！”

马太一郎操着熟练的汉语说道：“邢老爷老树开花，恭喜恭喜呀！”

一时间，院子内外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

邢家上房大厅里，邢老爷头戴礼帽，胸缀着大红花，用一条红绸带牵着盖着盖头的新娘子走上来。邢老爷向大厅里的众人致意，众人鼓掌喝彩。

邢老爷满面红光，看着大家说道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邢某惭愧，六十五岁了还娶了一个小媳妇，不好意思，可算命的给我算了，说我阳气太重，需要采阴抑阳，没办法，天命不可违，天命不可违呀！”

大厅里有人喊：“邢老爷，都说你的小媳妇貌若天仙，能不能揭了盖头给我们

看看呀，啊？”

“揭开！揭开！”众人起哄。

“好，现在是民国年代了，老规矩咱也不讲了，揭开，给大家看看！”邢老爷上前一步，揭开了紫玉头上的盖头，紫玉羞怯地低下头。

众人惊呼：“我的天老爷，美女，美女呀！果然俊气，俊呀……谁家的姑娘呀……”

邢老爷上前用手搬着紫玉的下巴：“抬起头来给大家看，抬起头来！”

黄德彪挖苦二少爷：“二少爷，你爹吃独食呀，这么好的女子不让给你，自己占了！”

二少爷很无奈的样子：“我爹什么时候不独了？”

郑局长由衷地夸着：“这女子真是貂蝉转世呀……”

马太一郎目不转睛地看着：“咬稀，花姑娘，大大地漂亮呀……”

“看够了吧，盖上了，我们该拜堂了！”邢老爷的手在紫玉下巴上刮出个响，为紫玉盖上了盖头。众人又一次鼓掌喝彩。

大太太和二太太此时正坐在大太太的房间里，她们手里捻着佛珠，闭目诵经。外面的鼓乐声和喝彩声清晰可闻。二太太捻着佛珠的手停下来，不断睁开眼睛看大太太，发现大太太丝毫不为所动。

二太太终于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大姐，你说老爷还行吗？几个月也不到我屋里去一趟……”大太太不语。

二太太愤愤地又说：“大姐，你说那个小女子，我怎么看怎么像个狐狸精……”

“闭嘴，你要是难受，回你自个屋里去！”大太太喝斥着。

二太太不敢言语了，二人继续闭目诵经。外面传来一拜天地二拜祖宗的喊声和鼓乐声……

三太太在自己房内，正对着镜子往嘴上涂着口红。丫环小清端了一杯茶给三太太：“三太太，大少爷怎么不回来？”

三太太懒懒地说：“大少爷忙呀，再说了，外面的天地多热闹呀……”

小清望着镜子里面的三太太“紫玉长得可不如三太太您好看。”

“比我好看多了！人家年轻呀！”三太太捋捋头发。

“您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不也年轻吗？”

“唉，女人呀，都是一个下场呀……该死的是那些男人们……”三太太说着，把口红扔在梳妆台上。

黄昏，太阳落到了山后面，天渐渐暗下来。邢家大院的高屋在天空中显现着剪影，一排乌鸦落在邢家房顶，不时地叫着。

邱老四和二少爷站在门口，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。二少爷看了看天问：“邱管家，你说老爷这个时候干什么呢？”邱老四笑笑：“二少爷，嘿嘿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
二少爷往院子里边走边说：“我担心我爹他明天早上爬不起床来呀！”

邱管家没说话，关上了大门。

夜深了，紫玉盖着盖头坐在床上，屋子里很静，隐约可闻外面传来的酒令声和鼓乐声。一只猫跳到了桌子上，踏翻了水碗，紫玉吓得一哆嗦。

门吱呀一声好像开了，两只脚迈进来，在地上向前慢慢走着，走向床上的紫玉。紫玉感觉有人走过来，吓得身子直往床里缩着。那人走到床边站定了，紫玉吓得惊叫一声，突然揭开盖头，瞪大了眼睛看着。

站在紫玉面前的人原来是邢老爷，他醉眼迷离地看着紫玉：“小美人，吓着你了吧？”

“老爷，你回来了？”紫玉轻轻地问。

“回来了！邢老爷眼色迷离地看着紫玉，用手托起紫玉的下巴：“小美人长得太可心了，来，把小嘴凑上来，让老爷我亲一口。”

紫玉娇羞地：“老爷……”

“来吧，让老爷亲一口！”邢老爷托着紫玉的下巴，嘴凑了上去，刚要亲，紫玉挡住了他的嘴：“老爷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窗外是不是有人呀？”紫玉感觉窗外有声响。

“有人？不能吧，谁敢到我的窗下听声！没人，你耳朵听差了！来，亲一口！”老爷只是痴迷地看着紫玉。

“老爷，你喝多酒了，我给你泡茶吧，早晚都是你的，你急什么呀！”紫玉轻轻推邢老爷。

“哎呀，小女子，太能撩人了，好，我不急，我非得让你撩足了瘾再动真格的，火烧火燎那是什么滋味呀！泡茶！”

紫玉给老爷倒了茶，站在一边。邢老爷喝着茶，用一只手轻轻抚着紫玉的脸，像把玩一件精美的玉器。

“小美人，这小脸，玉一样滑呀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精美的玉呀……你说你怎么就落到我邢万善手里呢，我老邢有福气，真他娘的有福气呀……不过紫玉，你

也是有福气的人呀！知不知道？”

紫玉抬头看着邢老爷，内心凄楚，自己年纪轻轻，却沦为一个老头的玩物，还要强装欢笑。

邢老爷突然压低声音神秘地说：“你知道你嫁给了什么人吗？一个大人物！孙传芳孙大帅你知不知道？他是江浙的兵王，可是不久，我也会成为王，他是兵王，我是钱王！不信吧，我告诉你吧，我知道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能让人富贵千秋万代，可也能让人招致血光之灾，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秘密吗……”

突然，窗后哗啦一声响，紫玉吓一跳，邢老爷也抖了一下神：“谁！”

半天，窗后再没有动静了，邢老爷拍拍紫玉的脸：“没事，一只猫。来小美人，躺下，躺下我和你慢慢说这个秘密。”

邢老爷伸手解紫玉衣服上的扣子，紫玉紧张地看着邢老爷。

“小美人，我开始火烧火燎了！这滋味，多少年没有过了！”邢老爷急切地扑向紫玉……

大太太坐在椅子上，二太太为她捏肩，大太太闭着眼睛。二太太轻轻地捏着大太太的耳垂，大太太十分舒服的样子。

大太太忽然用手按住二太太的手，长长叹口气，叫二太太回去休息。二太太起身往外走，又停了下来：“大姐，我这眼皮一个劲地跳，家里能不能有什么祸事呀……”

大太太瞪了她一眼：“你那张破嘴呀，就不会说些吉利话！”

二太太欲言又止：“我担心老爷……”

“老爷你担心什么？老爷是个鹞子，还对付不了一个嫩家雀！”

二太太应和着：“对对，怕的是嫩家雀受不了呀！”

“你操心的事太多了，快回去吧！”大太太挥挥手，二太太转身出去了。

三太太躺在自己房内的躺椅上，用剪刀剪着一个小纸人，突然手被剪刀剪了一下，疼得叫了起来。手指淌出了殷红的血，她把手指举着，看着血一滴滴往下坠。

夜深了，家丁们提着灯笼，敲着梆子在巡逻。几只猫在房上叫春，其声惨烈。

邱老四站在一个墙角里撒尿，抖了抖身子，抬头看着屋顶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妈的，这该死的猫，叫得真疼人！”

大门口的石狮子在暗夜中显得无比狰狞。

二少爷坐在床上，点了一支烟抽，然后吹了灯脱衣服躺到被子里。烟头一明一暗照着二少爷的脸，他听着外面猫的叫春声，烦躁地嘟囔着：“妈的，这死猫，

叫起来没完了！”

他掐了烟用被子蒙上了头。屋子里静静的，外面猫叫声也渐渐停了下来，隔了一会儿，突然，外面传来比猫叫声更加惨烈的人叫声：“啊！——……啊！——……”

二少爷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，听着。

外面那惨烈的叫声还在继续：“啊！——……啊！——……”

听到叫声，跪在佛像前念经的大太太一惊，佛珠掉在地上；二太太猛地掀开被子坐起，三太太从躺椅上挺起身子。惨烈的叫声在夜空中震荡，使得邢家高屋的剪影在暗夜中显得无比恐怖。

二少爷、大太太、二太太和三太太都从各自房间里跑出来，家丁们也提着灯笼聚过来，一个个惊慌失措：“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谁在叫，谁……”

二少爷手一指：“老爷那屋！”

一群人和提着灯笼的众家丁一起朝邢老爷的房子跑去。他们进了邢老爷的房里，去推内房的门，可是门在里边锁着。他们使劲地敲门，可是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大太太焦急地叫邱老四把门砸开，邱老四后退几步，刚要往上冲，二少爷却提前一脚把门踢开了，众人一涌而进。

灯笼光的照射下，邢老爷躺在床上，一把尖刀扎在胸口，面部痛苦而狰狞，鲜血流了一床，一滴一滴往下滴着。

众人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，突然大太太跪倒在地大号：“老爷呀……”

众人一起跪倒，哭成一片。二少爷叫大家先别哭，赶紧去院子里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凶手藏在什么地方，邱老四带着几个人出去了。二少爷发现，屋子里不见了紫玉。几个太太也感到奇怪：“哎，对呀，那个小女子呢？她怎么不见了……”

二少爷走上前看了看邢老爷的尸体，不忍目睹地闭上了眼睛：“我爹的肝叫人挖走了……”

众人大惊，同时感到床底下有声音，三太太跪在地上看，发现床底下好像有人。众人吓得向后躲闪，果然看到床帘子在动。

二少爷抢过一个家丁手里的枪，对提着灯笼的家丁喊：“给我照着！”家丁提高了灯笼照着，二少爷拿着枪一步步走到床前，突然掀开床帘子：“什么人，出来！”

床底下露出一个麻袋角，麻袋角在动，众人看着都有些胆怯。

二少爷叫两个家丁拖出了麻袋，麻袋的嘴用绳子扎着。家丁打开了麻袋，提着两角一倒，倒出来了一个人，手脚被捆着，嘴被堵着，正是紫玉。

众人又是一惊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德彪带着钟一赶到邢家来调查邢老爷的命案。他们跟邢家的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，二少爷都坐在上房里，神情肃穆。

按黄德彪的吩咐，两个家丁把紫玉押了进来准备审问。紫玉面色苍白，两眼呆滞，手脚在轻轻抖动，还陷在极度恐惧之中。她站在众人面前，目光茫然。

大太太愤恨地看着紫玉：“我问你，老爷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紫玉摇头：“老爷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……”

“小丫头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撒谎，没有你好果子吃。你睁眼睛看看，今天都是什么人坐在这里？警察局黄局长，还有警察大队的钟大队长。你要是说实话，先把你送到大牢里押起来，用鞭子抽你，用火烙你，折磨死你！说，老爷是不是你杀的！”大太太面露凶光，逼问着。

紫玉吓得跪在地上，说自己没有杀老爷。大太太问了半天，没有问出什么结果，就让黄德彪来审。

黄德彪开口就问：“昨天晚上，你和老爷入了洞房，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紫玉不说话。

“听不懂我的话吗，你和老爷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三太太瞪了黄德彪一眼：“问这些事干什么呀，多丢人呀！入洞房你说能干什么！”

黄德彪有点尴尬：“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她说老爷不是她杀的，那我总得问问，她和老爷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别的什么情况，问得不对吗？”

大太太不爱理三太太，叫黄德彪继续问话，三太太哼了一声。

老黄站起来，走到紫玉跟前，问道：“紫玉，我们相信，老爷不是你杀的，可你仔细想想，昨天晚上，你和老爷入洞房以后，进来了什么人，从哪进来的，一共几个人，他们长得什么样，他们杀了老爷，为什么还要挖走了老爷的肝？他们在挖老爷的肝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……”

老黄绕着紫玉一边说，一边观察着。紫玉的脑子里似乎出现了昨天晚上的场景，她越来越恐惧，终于坚持不住，跳起来大喊：“老爷不是我杀的，老爷不是我杀的，不是呀，不是……”

紫玉扑倒在大太太跟前，拼命摇着大太太的胳膊，她的头往大太太腿上撞着：“老爷不是我杀的，不是呀，不是……”

大太太看着紫玉怪异的表情，有点害怕，叫人立即把她拉走。两个家丁过来拽紫玉，她的嘴里一直喊着：“老爷不是我杀的，不是呀，不是，不是我杀的……”

众人都疑惑地看着紫玉，她好像已经疯了！

邢家大少爷邢子峰一接到父亲的噩耗，就急急忙忙从上海往家赶。他的马车刚到大门，下人就大喊“大少爷回来了！”邢家人都出来迎接他。

大少爷从马车上走下来，大太太扑上前抱着儿子就恸哭起来。“子峰，我的儿呀，你可回来了呀，你爹他……子峰呀，娘没法活了呀！”

大少爷也抱住母亲，流下眼泪：“娘，您别哭，别哭，我爹他怎么会……太突然了，哪怕让我见上他老人家一面呀……”说着，也痛哭起来。

三太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哭。

阳光倾泻在山路上，一个警察装束，披着披风的年轻人打马飞奔，他的脸庞坚毅而英俊。

一条河拦在前面，年轻人跃马涉河，河水被溅起一片片水花。

这个年轻人叫文康，是省警察局有名的侦探，这次专门被派来侦破邢老爷的离奇命案。他接到命令后就立刻出发，从省城一路狂奔而来，半刻也不敢歇息。

文康终于赶到了梧桐县警察局。

警察局郑局长召集全体警察紧急开会，众警察们鼓掌欢迎文康的到来，文康向众人敬礼之后坐下。

郑局长对众警察说：“各位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县出了一桩杀人案，杀人案，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，年年都有这样的案子发生，可这一次，上峰却很重视，给我们派来了文康文探长协助破案。文探长大家都听说过吧，咱们省有名的大侦探，许多大案都是他破的，深得孙大帅欣赏，孙大帅称他为神探！神探都给我们派来了，这次上峰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案子呢，因为，死者是我们县头号大财东，此人曾经出资资助过孙大帅的部队，因此上峰命令我们，必须尽早破案，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替邢老先生雪恨……”

这时，门开了，黄德彪和钟一从外面进来。郑局长连忙把文康介绍给他们认识。文康礼貌地伸出手来：“黄局长您好！”

黄德彪不肯伸手，傲慢地说：“神探？怎么的，上峰不信任我们呀，这个案子我们自己破不了呀？哎，你谁派来的，谁呀？”

文康把一直举着的手翻了过来：“谁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只知道服从上峰命令。”文康转向钟一伸出手去，钟一犹豫了一下，跟文康握手问好。

黄德彪把皮带解下来，连枪一起扔到桌子上，坐了下来。文康和钟一也坐了下来。郑局长请文康发言。

“那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说几句。鄙人文康，二十六岁，省警察局刑探厅探长，刚才郑局长说我是神探，过奖了。鄙人虽不才，承蒙上峰器重，到此来督办邢万善命案，深恐有失。初到贵县，人生地不熟，还仰望各位同仁和各位长官多多帮助，以期功成，早日回省复命。好了，客套话就说到这里，听说黄副局长和钟队长刚从现场回来，能不能烦劳二位给我介绍一下案子的情况？”文康转脸看着黄德彪和钟一。

郑局长叫黄德彪来说，黄德彪故意使劲咳嗽了两声，白了文康一眼。“钟一你说吧，我鼻子不透气！”

钟一谨慎地看看郑局长，得到默许之后，讲了起来：“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好说的，死者邢万善，字鸿运，六十三岁，本县头号财东，新婚之夜被杀，凶手杀死他之后挖走了他的肝……”

听了钟一的讲述，文康一惊，手里的茶碗盖掉到碗上：“肝被挖走……”

钟一点点头：“对，肝被挖走。”

文康沉吟片刻：“还有什么情况？”

会议结束后，文康要立即检查尸体，钟一带着文康和两个警察一起来到邢家大院。邢老爷的凶案现场还没有动过，尸体还留在那间新房里。

文康检查得很仔细，尤其是肝部的伤口。看完之后，轻轻盖上邢老爷尸体上面的单子。文康问：“邢老爷以前有没有什么仇人？”

钟一说：“据了解，邢老爷为人还算忠厚，经商守信，没有什么仇人。”

“凶手有没有抢走他的钱财？”

“没有，邢家的财产和钱没有任何损失！”

“照这么说，既不是仇杀，也不是谋财害命，那它属于哪一种命案呢？”

“你在问我？”钟一不冷不淡地说。

“我不知道该问谁。”文康有点无助。

突然房门被撞开，大少爷一身重孝从外面闯进来，跪倒就哭：“爹，爹呀！是什么人把你杀了呀爹，爹呀，你死得不明不白，连一句话都没有给儿子留下来呀，爹……”

钟一告诉文康，这是邢家大少爷邢子峰，听说现在在上海洋行里做事，得到消息刚刚赶回家。

三太太从外面进来，上前去扶大少爷：“大少爷，起来吧，人已经死了，哭几声行了，起来吧！”

大少爷还跪着：“你不要管我，别管我，爹，不孝儿子峰回来了，你睁开眼

睛看看我吧，看看你的儿子，爹，你死得太惨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谁杀了你，谁杀了你呀！爹呀……”

三太太又去拉大少爷，文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们。

邢家上房里，大太太和二太太不停地哭着，黄德彪坐在那抽烟，沉默着。

二少爷在地上走来走去：“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哭了，哭还能把我爹哭活吗？现在最要紧的是，咱们要搞清楚，是谁杀了我爹！”

大太太停止哭泣：“老黄都没有办法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”

黄德彪安抚着：“想办法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！”

二少爷很恼火：“想什么办法？老黄，我看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他妈欺负老百姓有本事，真遇上事情，屁都不如！”

黄德彪不大高兴：“二少爷你怎么说话呢，你这么说话我真不管了我告诉你！”

二人正吵着，文康和钟一走进来。钟一给他们介绍了文康的身份，二少爷很是不屑。

文康的出现，似乎让大太太看见了希望：“文探长，我们老爷死得惨呀，你一定要把凶手给我们抓到，替我们老爷报仇呀！你能不能琢磨出来，我们家老爷是谁杀的呀？”

文康回答：“琢磨我是肯定琢磨不出来，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在座的几位，邢老爷遇害之前，跟什么人接触过？”

“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老爷对我们说，他出门去上海了，去见孙大帅了，说要和孙大帅……”二太太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大太太咳嗽了一声，二太太不敢再说了。

文康继续问：“要和孙大帅做什么？”

好几次二太太刚想说什么，被大太太打断了。文康注意到了这点，看着大太太：“大太太，你为什么总是阻止二太太讲话？如果你们总是想隐藏什么事情，老爷的案子我们就不管了，你们自己破去吧！”

二少爷站出来，建议大太太不要隐瞒事实。二少爷就把那天邢老爷说过的话，关于邢老爷要当钱王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文康。

文康问：“他有没有说要做什么买卖吗？”

二少爷说：“没说，他还嘱咐我们，不要往外讲，说讲了，要有杀身之祸！”

文康又问：“你们谁也没对外人讲过这件事情吗？”

大家都说没有讲过，二少爷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别问了，就是想讲，还没来得及呢，第二天晚上老爷就叫人给杀了！”

“噢……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邢老爷为什么突然要讨一个小妾？”文康一点点的

问着，非常有耐心。

“男人讨小妾，还用问为什么吗？”大太太厌恶地说。

“我是说，他早不讨晚不讨，为什么要在了见了孙大帅之后讨？”

大太太冷冷的：“你去问他那个小妾吧？”

文康提出要见那个小妾，被黄德彪阻挠：“你不用见了，我们刚刚审过她，小女子现在半疯不傻的，再审也是那么回事。”

文康说：“你的意思，我们从此就不审了？”

黄德彪辩白着：“我没说呀，那是你说的！我的意思，不仅要审，而且还要审出名堂来！”

文康反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黄德彪笑笑，站起来走到了大太太身边，很神秘地小声说了些什么，大太太点头。黄德彪得意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。

大少爷看完邢老爷的遗体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坐在那里，疲惫而伤悲。一直跟着他的三太太端了一杯茶递给大少爷：“喝杯茶，安静安静！”

大少爷接过茶，放下了：“三姨娘，这简直像一场噩梦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爹他得罪什么人了，人家要这么恶毒地戕害他？三姨娘，你难道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知道吗？”

三太太晃头：“我哪里会知道呀，老爷在外面干了些什么，天知道呀？”

“杀人挖肝，太残忍了，我爹他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呢？”

“大概，只有你爹自己知道呀……行了，别难过了，人已经死了，想想我们该怎么办吧。”

大少爷有点诧异：“我们……”

三太太幽怨地说：“对，我们，大院子里所有的人……恐怕这只是刚刚开始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将要被杀，被挖走肝……”

大少爷冷冷的：“三姨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三太太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怪异的鼓铃声，不禁有些害怕。

邢家大院里，临时搭建的灶里炉火熊熊，两口大锅里的油在沸开着，旁边架着一座刀山，一排排铡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郎大神和几个徒弟晃着腰铃，手敲太平鼓，嘴里咿咿呀呀哼着什么，开始招神。

文康和众人像观看演出一样在台阶下落座。大少爷和三太太也坐了下来。黄德彪站了起来，挥了一下手，郎大神和他的徒弟们停了下来。

黄德彪高声道：“把案犯押上来！”

两个警察走进偏房，看见紫玉坐在地上的草堆上，还是那样目光呆滞，两眼无神。她不停地喃喃道：“老爷不是我杀的，老爷不是我杀的……”

两人不由分说地把她拽起来，给她的眼睛蒙了一块黑布，然后强行拉着她往外走，他们一直走到油锅刀山前，停下。

黄德彪下令：“把案犯眼睛上的布摘下来！”

一个警察上前摘下了紫玉眼睛上的布，紫玉惊恐地看着台阶下的众人。文康看清了紫玉的脸，他惊异万状，下意识地站了起来，脱口而出：“岚清……”

紫玉看到了文康，很惊愕，众人纷纷都扭了头看着文康。文康站在那，发现人们都在看他，觉察出自己的失态，他镇静了下来，慢慢举起一只手。众人都看着他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

文康突然果断地手往下一劈：“开始！”

郎大神和他的徒弟们又开始摇铃敲鼓。

文康坐了下来，眼睛却一直看着上面的紫玉。紫玉两眼不断地看着文康，浑身筛糠一样抖。

郎大神和他的徒弟们围着紫玉妖魔鬼怪一样晃铃敲鼓，发出各种怪叫声，吓得紫玉已经快要站不住了。

文康看着紫玉，他的脑海里闪出一个倩影，模样好似年少的紫玉，扎着两条小辫子，背着书包一边跑一边回头，她摆着手对文康笑着……

年少的紫玉还原成脸色苍白两眼呆滞的紫玉，站在台上可怜无助。

文康眼中不禁溢出泪花。

郎大神突然大叫一声浑身剧烈颤抖，两只眼睛对到了一起，众徒弟将他扶住，他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灵灵地灵灵，玉皇大帝显神灵，天兵天将助我威，我是长山赵子龙！嗷！嗷！嗷！”

众徒弟敲鼓助威，一齐喊：“嗷！嗷！嗷！”

郎大神突然狠狠敲了一下鼓，众徒弟们立即全部停了下来，场上静了下来。

“嗷——，长山赵子龙在此，上刀山下油锅，神威无比！”郎大神撸开了两只胳膊上的袖子，突然将手伸到了沸开的油锅里，从两口锅里捞出两把斧子，高高举起。

郎大神举着两把斧子赤脚登上刀山，一排排白刃雪亮的铡刀在他脚下快速踩过，很快他登上了顶端，他先伸出了一只脚给大家看，又伸出另外一只脚给大家看：“神威！神威！”

众人惊异。